

揚州水道記



揚州府志

道光乙巳孟夏
江西撫署校刊

序

儀徵劉孟瞻明經文淇撰揚州水道記綜吳越春秋漢書地理志以下諸書證明唐宋以前揚州邗溝山陽瀆地勢南高北下諒哉斯言非可以今日運河水勢膠固于胷者也而其尤爲確據者則在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逾流十四字也今由淮安下揚州之水勢如建瓴愚者亦知北高南下矣不知此水乃蓄高堰內水至一丈八尺之高堰底古淮身更不知低幾丈尺始能如此建瓴耳古淮平流入海更低于邵伯隄東下河地面且天長江都甘泉諸山湖之水又揚州水道記

序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加入邵伯之水挾江湖而趨邵伯高寶射陽安得不南高北下所以漢志云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云受江非入江也云北至射陽可見唐時南高北下也又其辨證永和寶歷等年運道通塞及瓜洲瓜步水陸變遷博覽而又有識故皆精覈矣凡地理書須以圖明之此記當分繪古今多圖孟瞻其更爲之而付諸梓丁酉九月儀徵阮元識於京邸之節性齋時年七十有四

序

考證著書莫難於地理非考證一時地理之難乃確徵夫古今遷變地理之難也而水道爲尤難天文人事一切名物率有一定之陳跡惟水道變遷紛糅百出其間興廢之先後呈沒之隱顯不可殫析稽古或古書先誤驗今則今跡茫然以是而求覈實良不易言劉君孟瞻近著揚州水道記見示揚州運河自瓜洲江口上溯達淮北高南下是爲淮水入江久矣閻百詩四書釋地謂水流與前相反始於隋文帝之開山陽瀆煬帝之開邗溝是主於今日之隄道以立言也孟瞻則考明明以前

揚州水道記

序

一

欲寡過齋校刊

不獨淮水不能達江江亦不能徑達於淮中間數百里濟運乃由高郵寶應諸湖迤邐入淮至淮水建瓴入江則在黃水奪淮身高之後並非自隋已然又考明山陽瀆卽邗溝於淮揚兩郡爲統名並非邗溝專屬江都山陽瀆專屬淮安又考明建安以前運道由射陽湖西北達淮建安以後運道由白馬湖東北達淮據四庫書提要證桑欽爲三國時人故水經與地理志運濟一東一西判然不合又謂唐時揚州水利止患水少不患水多高寶皆由湖運無事隄防以志書謂揚州運隄卽李吉甫之平津堰爲非其書自歷代史志地乘雜說以及

關涉一語之詩賦序題皆所採擇於通中辨其所以歧
於夢中得其所以貫極求是之心具獨照之識可謂難
矣抑吾謂孟子排淮注江一語千古致疑閻氏乃云至
隋時淮水入江九百餘歲而言始驗殊涉誕異不知諦
觀孟子之辭主於行文協句蓋水道非當日情事必須
鍼縫之旨以淮流入海之地距江朝宗不遠遂易海字
爲江對文則使音辭俱適而無害於立言之意是有何
疑而訟護之憶自塾讀時蓄有此見質之孟瞻倘不以
爲謬否江都黃承吉序

書

大著珍篋衍者數載矣南北匆遽未遑校刊今夏稍閒始得檢付梓人承示令作敘言尊著援據之博洽剖析之精覈阮黃兩敘盡之奚取僕言竊以南高北下自是河與淮獨行入海以前事自河南徙而奪淮而借淮以刷黃變遷淤墊之故歷數百年於茲頃歲漕運用灌塘法河與淮不相見河獨入海淮則入江以入海又情事之稍異矣地有定而水無常今之黃淮分流之不同於昔猶夫昔之南高北下之不同於今有事者得悉其本末不狃於目見乃可以通其變而宜之然則是書之裨益後人者豈徒輿地之學已哉欽味悅服不盡區區倘先生未斥其說或卽以此書附刊冊末用當跋尾誌傾向之私而已敍固未敢僭作也嚴寒伏惟爲道自重不宣愚弟吳文鎔頓啓

後序

丙申之春李蘭卿先生陞任山東都轉留揚候代邀余與吳君熙載至權署纂揚州水道記余與吳君商訂凡例先運河次兩岸工程次兩岸諸湖余分任運河及兩岸工程吳君分任兩岸諸湖都轉盡出藏書及河工官牘有涉于揚州河事者皆筆記之凡三閱月檢書幾及萬卷方事編輯而都轉遽歸道山斯事遂寢去歲閒居多暇乃發篋檢舊橐閱之時吾友劉君楚楨所著寶應圖經久經脫橐其間敘邗溝變遷至爲詳晰因師其意先爲運河考四卷凡八閱月而書始成客詰余曰南北

揚州水道記

後序

一
欲寫過齋校刊

運河緜亘數千里子僅記揚州抑何陋也且欲治揚州運河不當於揚州求之必黃不入運而後揚州之運河可治自明已來河道屢變河患已亟子區區述揚州沿革又何裨乎自吳溝通江淮之後漢晉六朝雖有變更然漕運略不藉此洎唐高宗後漕事歲益增多開元十八年裴耀卿條上便宜謂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卽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請于河口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代宗廣德二年劉晏領轉運使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江

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
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
是裴耀卿劉晏已爲轉般之法宋人于真揚楚泗置轉
般倉殆卽效法唐人唐李翱來南錄謂二月丙辰次泗
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經
盱眙至楚州宋樓鑰北行日錄謂淮陰六十里至洪澤
前去歐家渡極淺借潮于瀆頭神欲候西潮而申初已
應開閘張帆三十里過瀆頭又三十里至龜山以風大
不可出淮次日出淮三十里至盱眙渡淮至泗州李翱
謂由泗州假舟入淮是至泗州換船矣樓鑰謂到洪澤
揚州水道記

後序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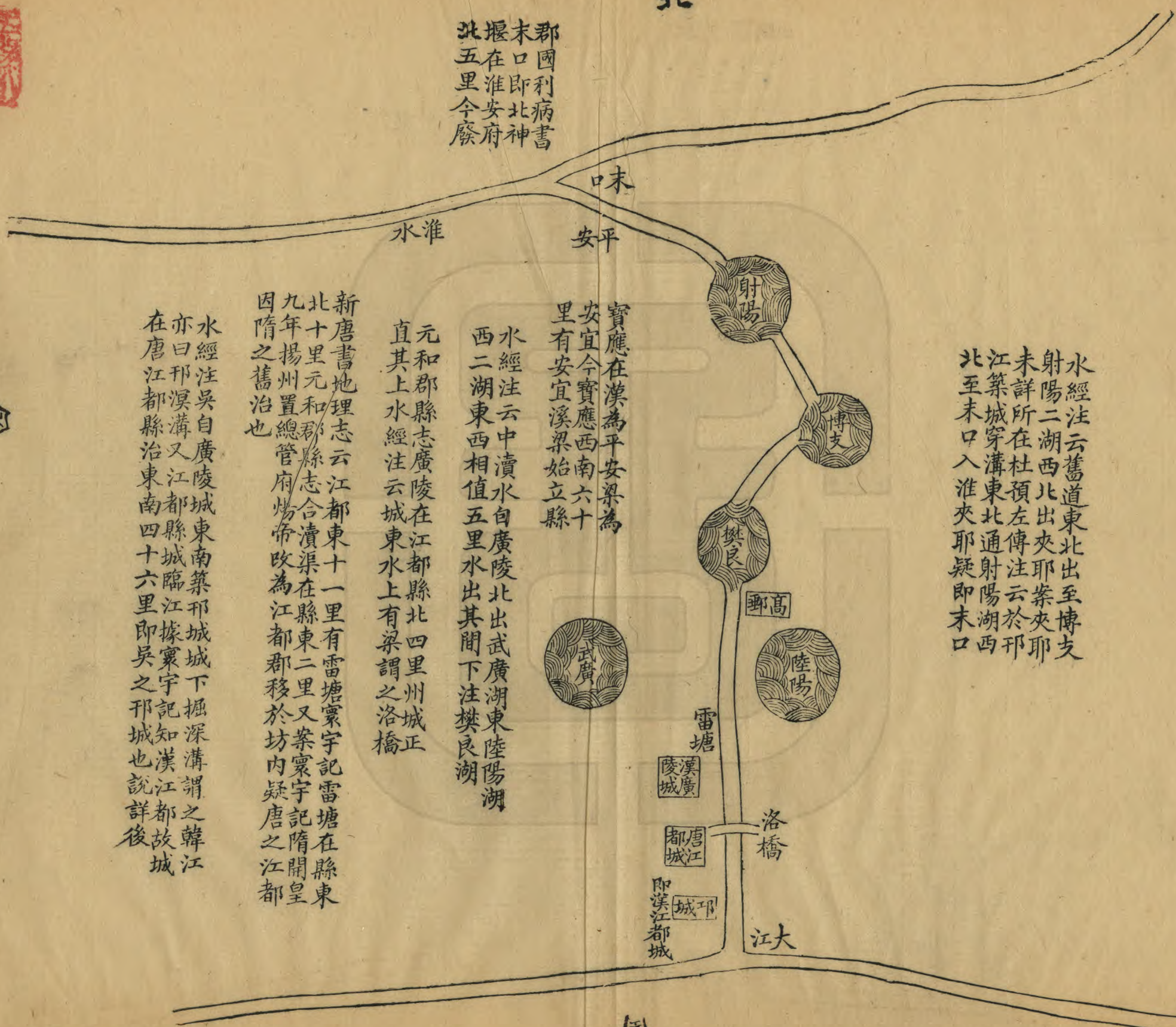
欲寫過齋較刊

候潮乃開閘是宋人于洪澤鎮置閘矣蓋唐宋之時淮
與黃河絕遠故江淮間無河患明永樂間遷都燕京平
江伯陳瑄始改運道隄管家湖鑿通清河縣南之淮河
接黃河口爲運道出入然慮黃河入運不免停淤于是
倣宋洪澤牐制于河口建新莊閘竝福興清江移風板
閘爲五閘互相啓閉運河止許糧船鮮船應時出口都
漕官遣官發籌或三五日一放船過盡口卽築塞五牐
鑰匙掌于都漕口之出入監之工部其大小官民船悉
由仁義等五壩車盤以出外河清江瓜儀口子有敢私
擅出入者罪至重夫平江雖爲直達之法而必嚴其啓

閉之制者蓋慮閘制不嚴黃必敗運也其後官民厭車
盤之艱一皆由閘而閘制遂隳黃水日以浸灌此非平
江之過也然平江自爲其巧而欲衆人之安于拙其勢
必不可得今淮身淤墊日甚策治河者能做唐宋轉般
之法使黃自黃而淮自淮任拙而不任巧河患庶有瘳
乎余謝之曰余揚人也僅記揚事而已他未遑論也客
退余因述作書之緣起而竝記與客問答之語以爲後
序道光戊戌四月朔儀徵劉文淇識

北

郡國利病書
末口即北神
堰在淮安府
北五里今廢



水經注云舊道東北出至博支
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案夾耶
未詳所在杜預左傳注云於邗
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
北至末口入淮夾耶疑即末口

寶應在漢為平安梁為
安宜今寶應西南六十
里有安宜溪梁始立縣

水經注云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
西二湖東西相值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良湖
元和郡縣志廣陵在江都縣北四里州城正
直其上水經注云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

新唐書地理志云江都東十一里有雷塘寰宇記雷塘在縣東
北十里元和郡縣志合瀆渠在縣東二里又案寰宇記隋開皇
九年揚州置總管府煬帝改為江都郡移於坊內疑唐之江都
因隋之舊治也

水經注吳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
亦曰邗溟溝又江都縣城臨江據寰宇記知漢江都故城
在唐江都縣治東南四十六里即吳之邗城也說詳後



用

甲

漢建安改道圖

北

水經淮水又
東過淮陰縣
北中瀆水出
白馬湖東北
注之

口末

安淮



應寶



雷塘

水經注引蔣濟三州論曰淮湖
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
儼當穿溝更作馬瀨百里渡湖

淮陰

寰宇記淮陰縣在山陽縣西
五十里淮水在縣西二百步



謝靈運西征賦云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以
憇於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

洛橋

漢廣陵城

唐上邳城

漢江都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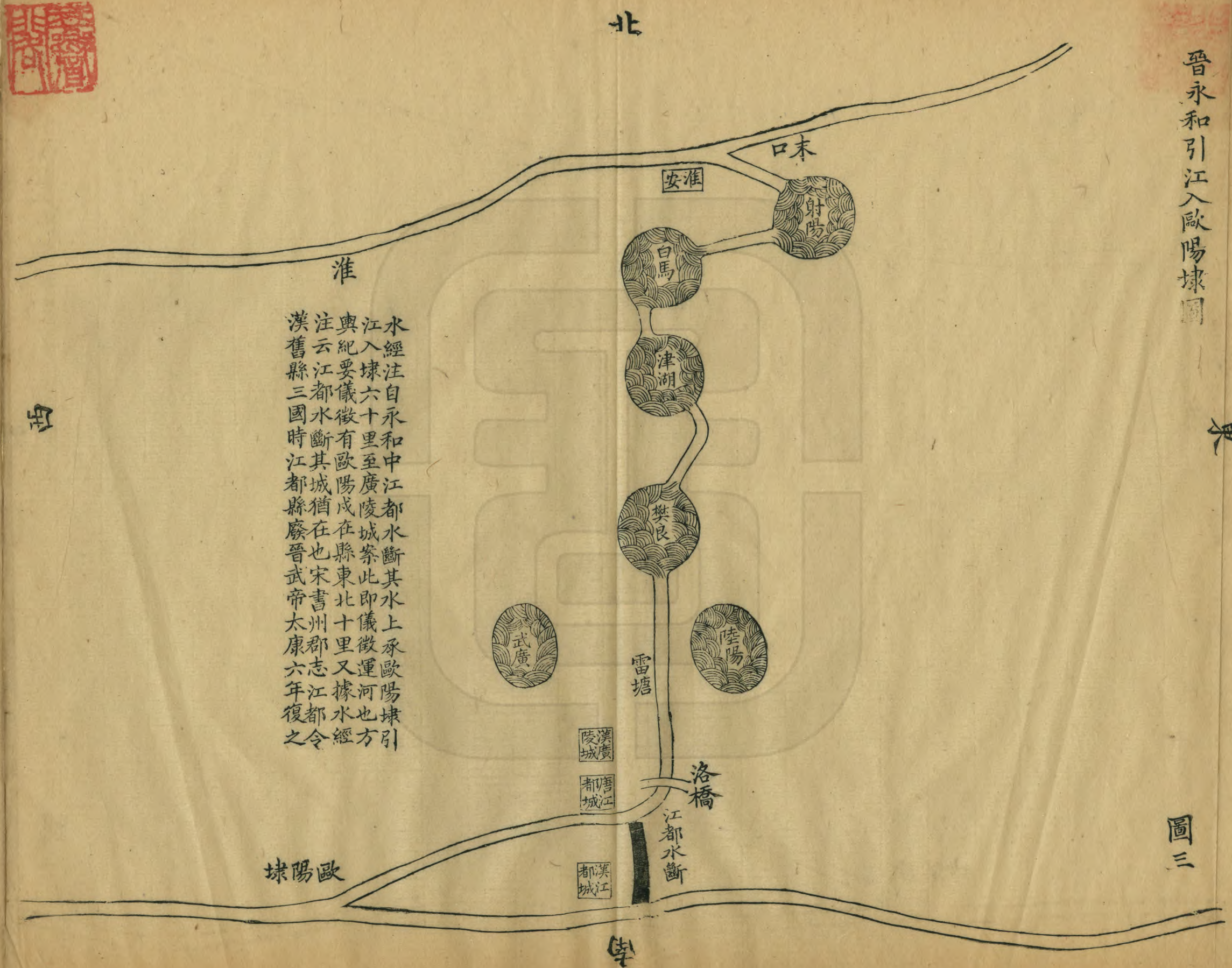


西

圖二

南

晉永和引江入歐陽埭圖



水經注自永和
 中江都水斷其
 水上承歐陽埭
 引江入埭六十
 里至廣陵城案
 此即儀徵運河
 也方輿紀要儀徵
 有歐陽戍在縣
 東北十里又據
 水經注云江都
 水斷其城猶在
 也宋書州郡志
 江都令漢舊縣
 三國時江都縣
 廢晉武帝太康
 六年復之

北

口末

安淮

射陽

白馬

津湖

樊良

武廣

陸陽

雷塘

漢廣陵城

唐江都城

洛橋

江都水斷

漢江都城

歐陽埭

南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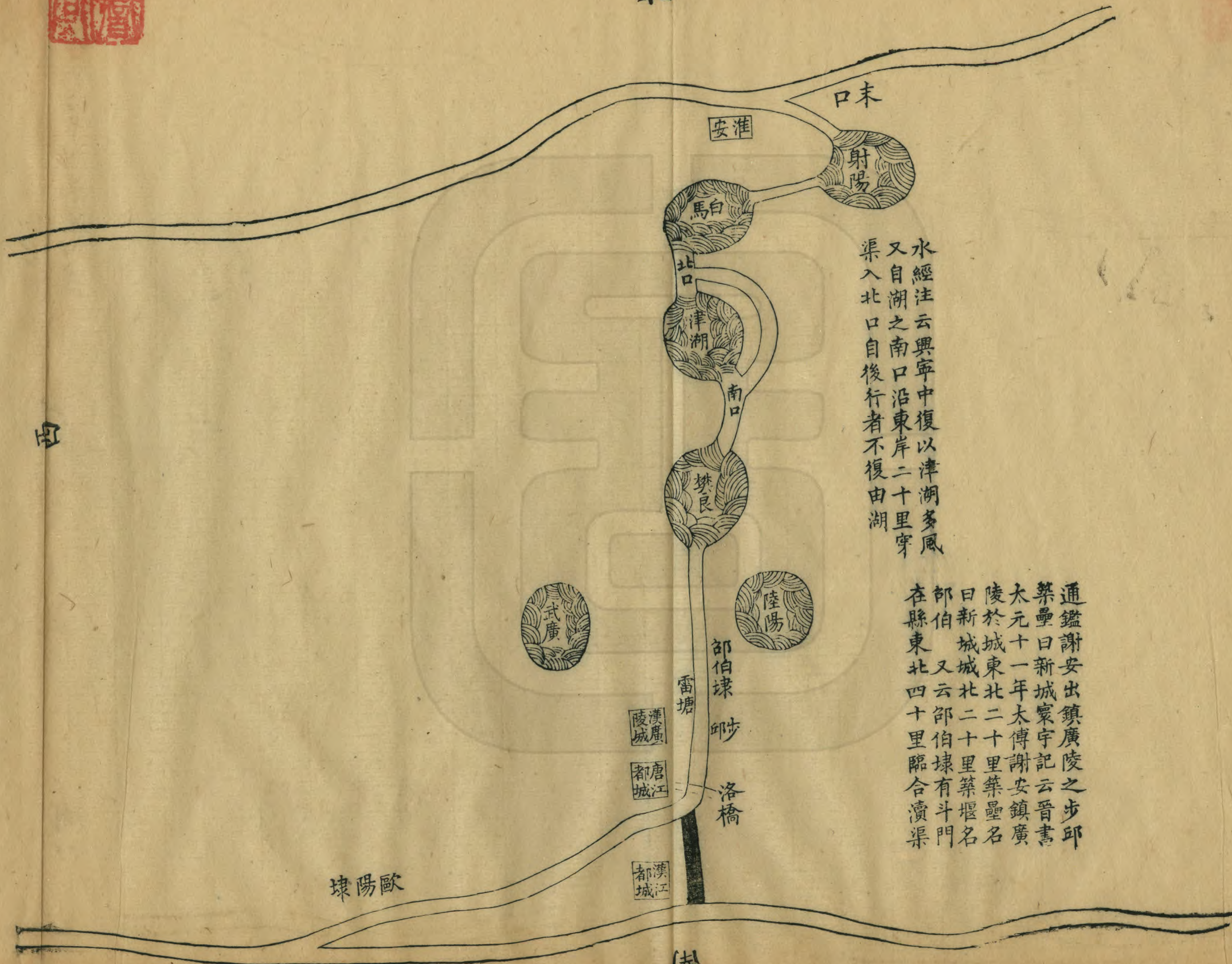
東

西

晉興寧沿津湖東穿渠圖

東

圖四



水經注云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
又自湖之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
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

通鑑謝安出鎮廣陵之步邱
築壘曰新城寰宇記云晉書
太元十一年太傅謝安鎮廣
陵於城東北二十里築壘名
曰新城城北二十里築堰名
邵伯又云邵伯埭有斗門
在縣東北四十里臨合濱渠

北

南

西



隋開皇改道圖

萬曆寶應志射陽北廠
南廠在縣東三阿鄉東
至三王河西至山陽河

嘉慶揚州府志
云高郵山陽河
在州東四十五
里南通樊泖鎮
接江都山陽河
界北至三塚橋
子口

河運州泰

嘉慶揚州府志云茱萸灣
在城東北二十里山陽溝
在城東北三十里一名山
陽濁又名山陽濱隋文帝
開皇七年揚州開山陽濱
以通漕即此山陽河在城
東北六十里瀕宜陵鎮北
至樊泖達高郵界

圖五

北



漢廣陵城隋改為江
陽縣城隋末遂廢

隋書文帝紀開皇
七年於揚州開山
陽濱以通運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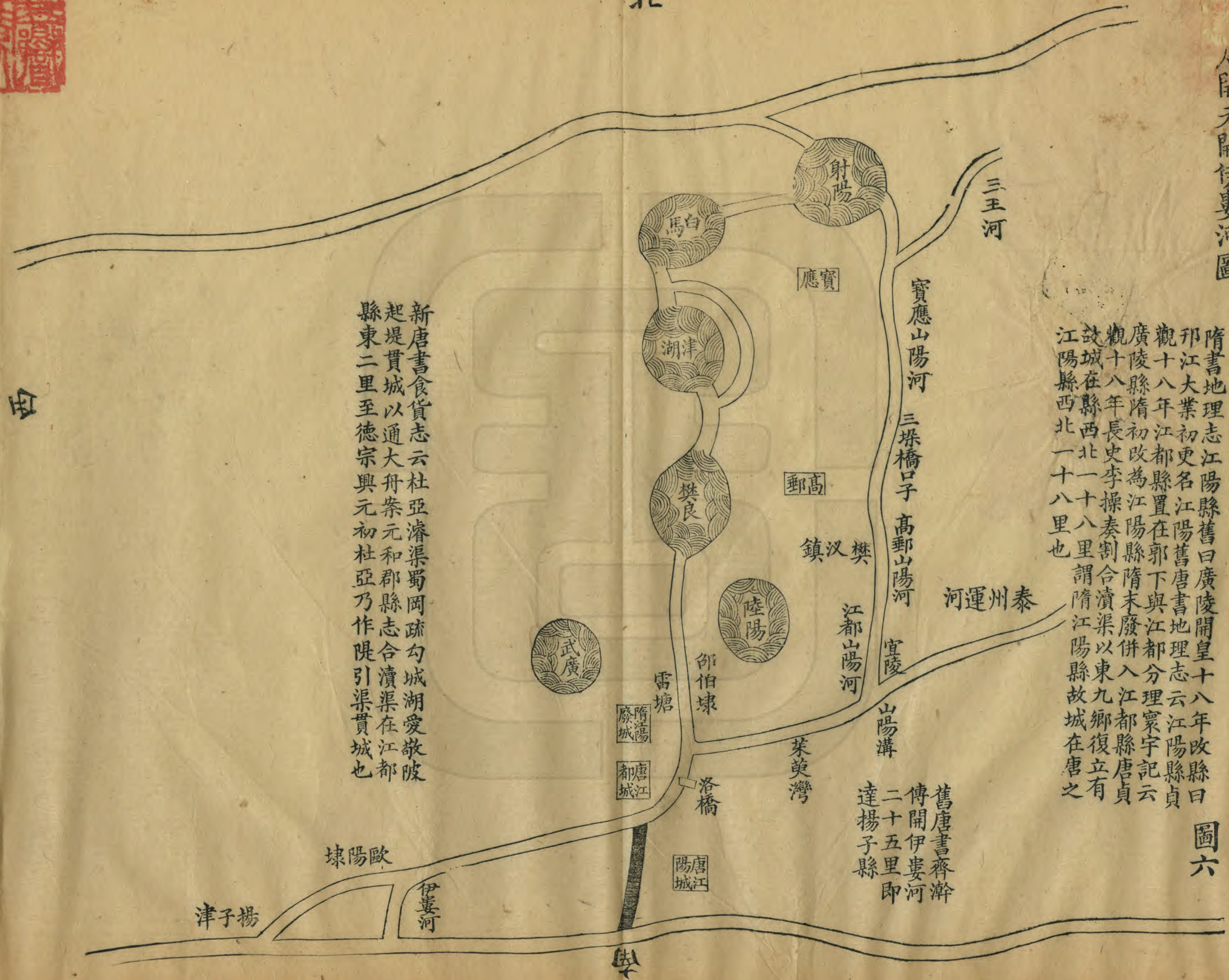
揚子津

學

唐開元開伊婁河圖

隋書地理志江陽縣舊曰廣陵開皇十八年改縣曰江陽大業初更名江陽舊唐書地理志云江陽縣貞觀十八年江都縣置在郭下與江都分理寰宇記云廣陵縣隋初改為江陽縣隋末廢併入江都縣唐貞觀十八年長史李操奏割合瀆渠以東九鄉復立有故城在縣西北一十八里謂隋江陽縣故城在唐之江陽縣西北一十八里也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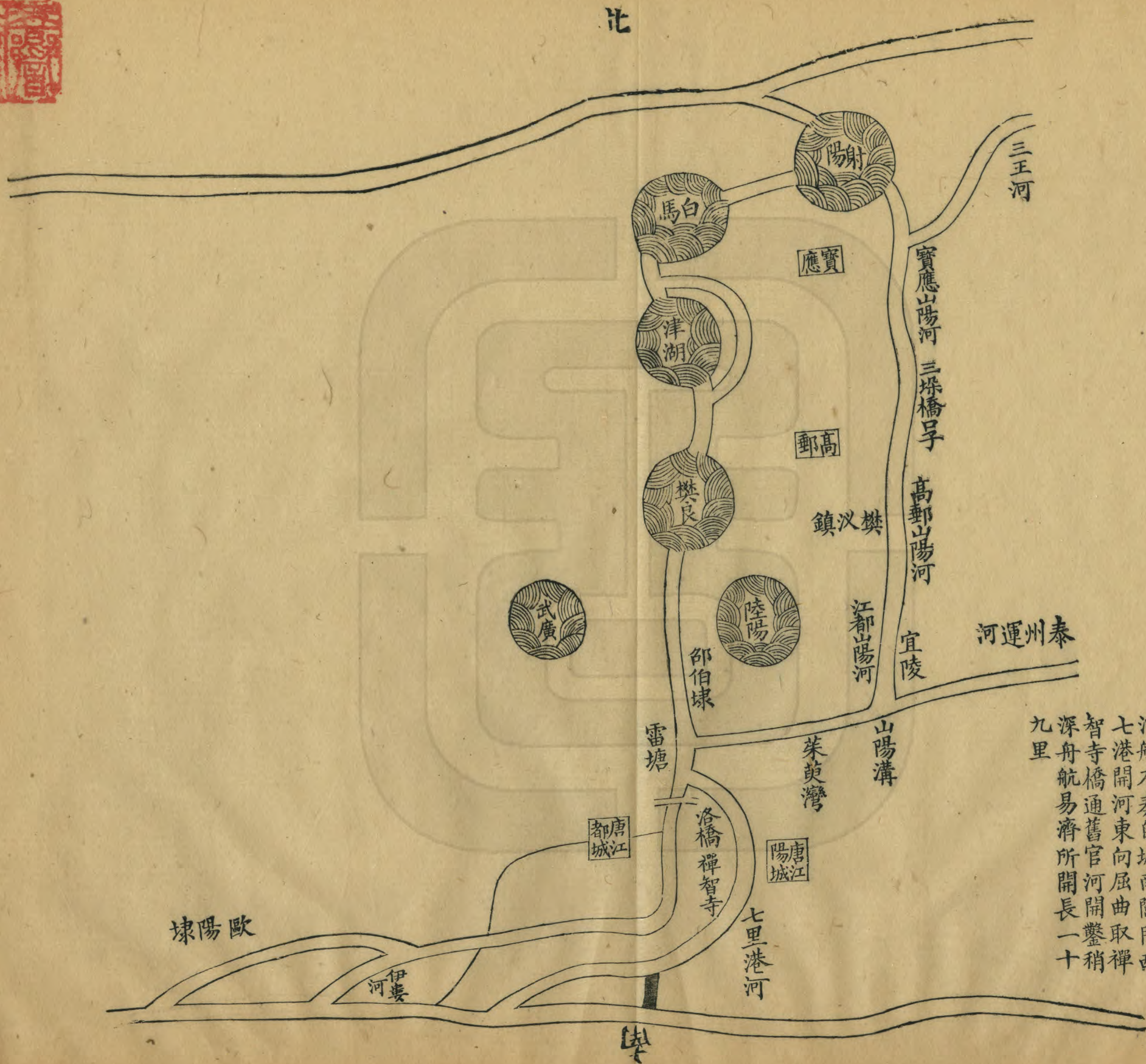


新唐書食貨志云杜亞濬渠蜀岡疏勾城湖愛敬陂起堤貫城以通大舟崇元和郡縣志合瀆渠在江都縣東二里至德宗興元初杜亞乃作隄引渠貫城也

田



唐寶曆開七里港河圖



舊唐書王播傳播時揚州
城內官河水淺遇旱即滯
漕船乃奏自城南閘門西
七港開河東向屈曲取禪
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
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
九里

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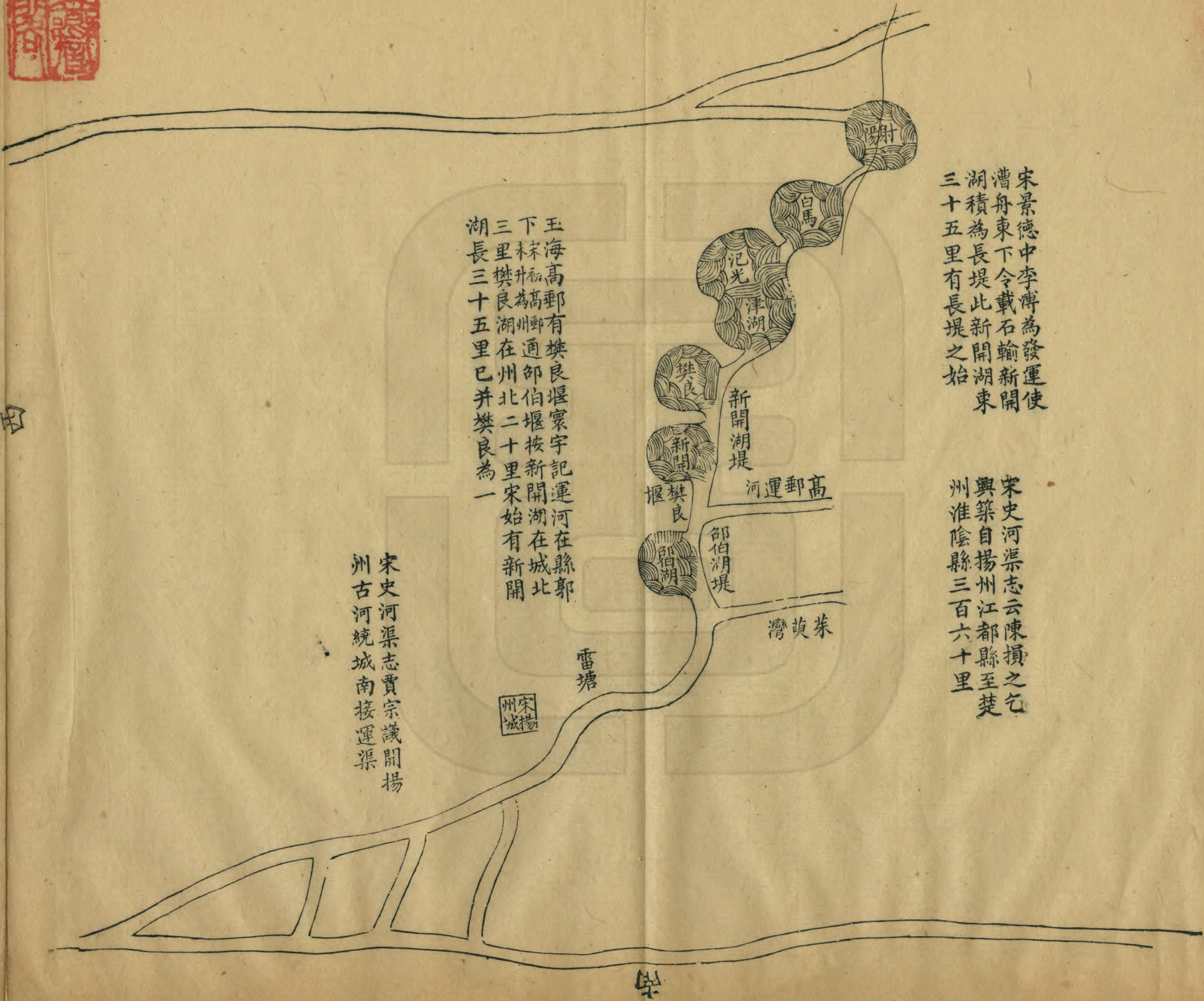


宋湖東接築長堤圖

宋景德中李溥為發運使
漕舟東下令載石輸新開
湖積為長堤此新開湖東
三十五里有長堤之始

宋史河渠志云陳損之乞
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
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

北



玉海高郵有樊良堰寰宇記運河在縣郭
下宋初高郵通邵伯堰按新開湖在城北
三里樊良湖在州北二十里宋始有新開
湖長三十五里已并樊良為一

宋史河渠志賈宗議開揚
州古河統城南接運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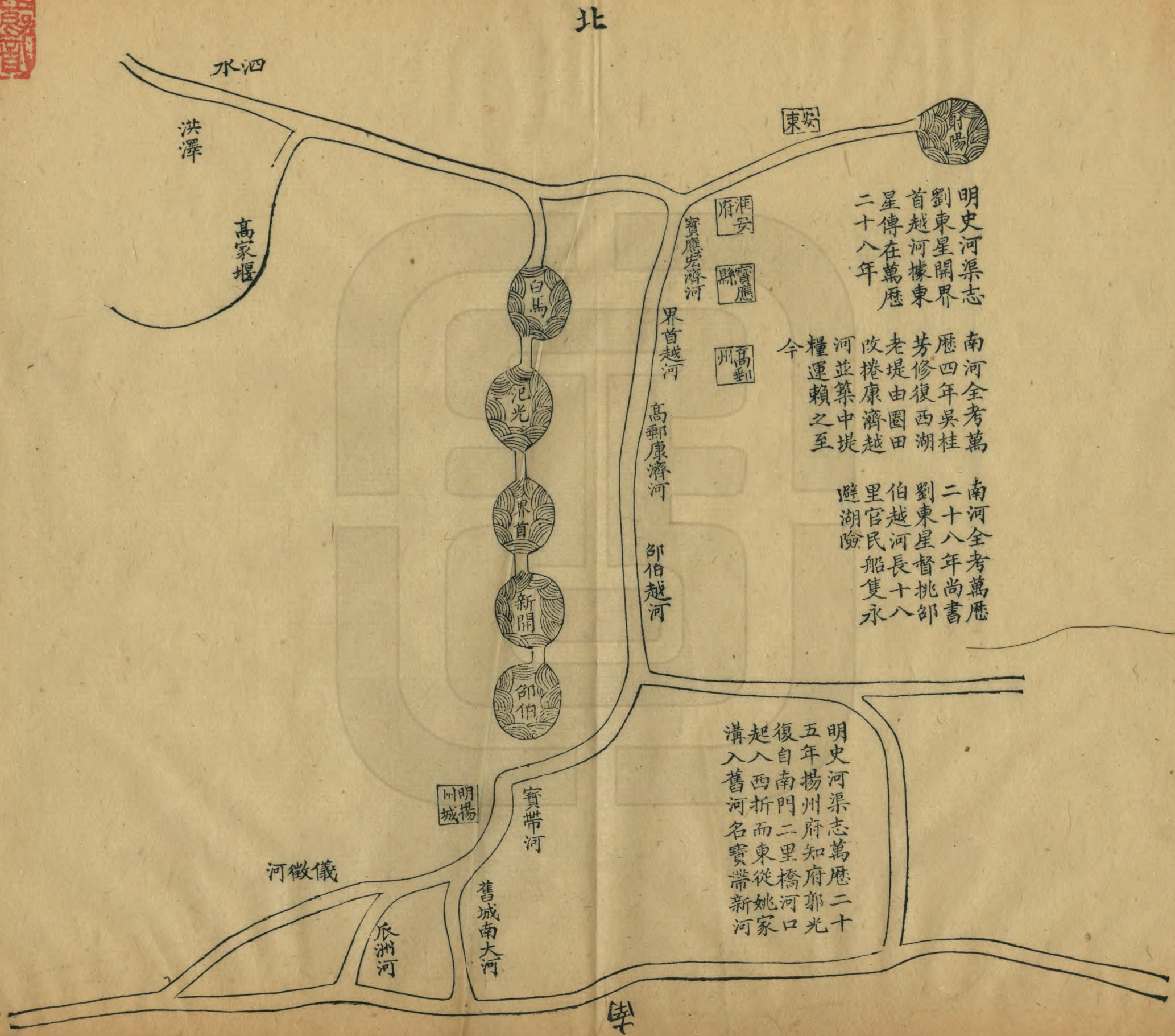


冊

圖八

學

明開康濟宏濟河圖



明史河渠志
劉東星開界
首越河據東
星傳在萬曆
二十八年

南河全考萬
曆四年吳桂
芳修復西湖
老堤由圈田
改捲康濟越
河並築中堤
糧運賴之至
今

南河全考萬
曆二十八年
尚書劉東星
督挑邵伯
越河長十八
里官民船隻
避湖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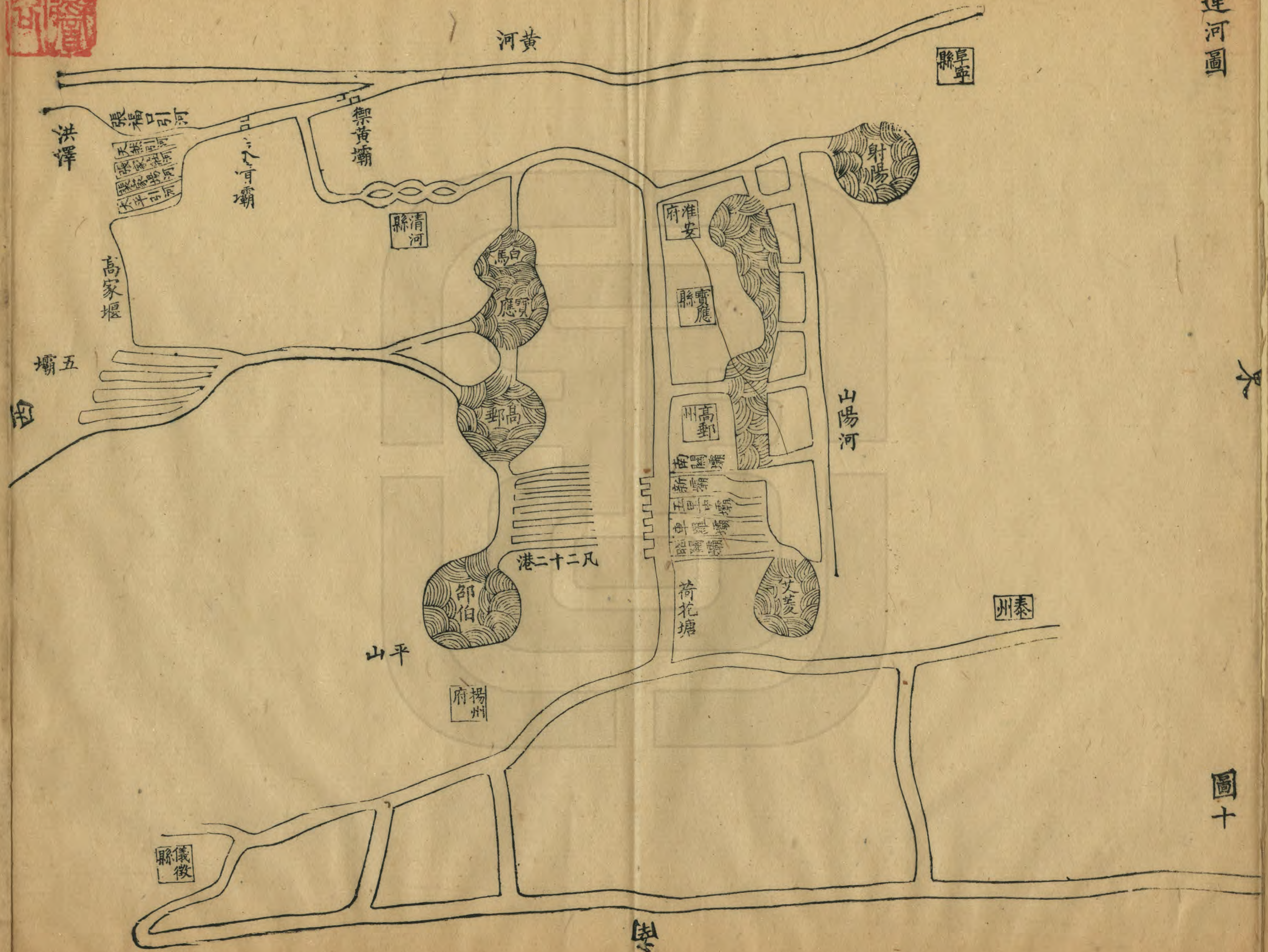
明史河渠志
萬曆二十年
揚州府知府
郭光復自南
門二里橋河
口起入西折
而東從姚家
溝入舊河名
寶帶新河



北

河黃

縣阜寧



南

揚州水道記

儀徵劉文淇



春秋之時江淮不通吳始城邗溝通江淮此揚州運河之權輿也於邗築城穿溝後世因名之曰邗溝一曰邗江而由江達淮皆統謂之邗溝唐宋以前揚州地勢南高北下且東西兩岸未設隄防與今運河形勢迥不相同若以今日之運河求當年溝通之故道失之遠矣今博稽載籍詳加考證凡有沿革具著於篇

江都運河

自廣陵驛北至露筋雍正十年分隸甘泉而儀徵縣亦唐以前江都地此篇論

揚州水道記

卷一

前代事多故統系以江都而甘泉儀徵運河附見焉

一 欲真過齋校刊

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

末口在漢淮陰縣即北神堰方輿紀要在淮安

府北五里今廢

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酈道元水經注云昔

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此揚州有邗溝之始

按廣陵之名周末始著史記越世家楚威王伐越盡取吳舊地是時吳地已入楚六國表周慎靚王二年為楚懷王十年楚城廣陵廣陵之名始見於此漢高帝六年立從父兄賈為荆王王淮東都吳十二年立



兄子溥為吳王改荆為吳國

見史記荆燕世家及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書江都王非傳云徙王江都治吳故國師古曰治謂

都之溥所居也地理志廣陵國廣陵自注云江都易

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則溥都廣陵可知景帝三

年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改吳為江都國武帝元狩

六年立子胥為廣陵王改江都為廣陵國地理志廣

陵國領縣四廣陵江都高郵平安是也後漢書郡國

志注云廣陵吳王溥所都城周十四里半太平寰宇

記又引郡國志云廣陵城置在陵上

陸朝璣江都縣志謂古廣陵蜀

岡上邗溝城東北溥乃更築城於蜀岡之下城自為二按陸謂古廣陵城在邗溝城東北是也謂吳王溥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二 欲寬過齋校刊

城在蜀岡下與古廣陵城為二誤

爾雅云大阜曰陵一名阜岡一名

崑崙岡故鮑照蕪城賦云拖以漕渠軸以崑崙河圖

括地志曰崑崙山橫為地軸此陵交帶崑崙故曰廣

陵據此則廣陵城在蜀岡上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

引郡縣志云

即元和郡縣志

廣陵在江都縣北四里州城正

直其上按元和郡縣志為唐李吉甫所作新唐書地

理志江都東十一里有雷塘則唐江都縣在雷塘西

十一里元和志云廣陵城在江都縣北四里據唐江

都縣治言之也至漢江都故城水經注云縣城臨江

應劭地理風俗記云縣為一都之會故曰江都寰宇



記江都縣下云江都故城在縣西南四十六里城臨

江水今為水所侵無復餘地樂史宋太宗時人其時江都縣仍唐舊治在雷

塘西十一里亦在蜀岡可知寰宇記所云江都故城在縣西南四十六里者即據唐時之江都去江都故

城而言府志以為在今江都縣西南四十六里非也水經注說廣陵云城東水

上有梁謂之洛橋按宋書竟陵王誕反於廣陵帝使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夕進新亭逼之又進營洛橋西焚其東門則洛橋在廣陵城東門外

也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在邵伯北

蓋古邗溝水由廣陵城東洛橋下北出以達於邵伯

其云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則邗城在廣陵城東南

瀕江今不知其處太平寰宇記謂蕪城即州城古為

揚州水道記江都運河

卷一 三 欲寡過齋校刊

邗溝城非也說文邗國也今屬臨淮从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錢氏大昕云許前後兩說後

說似即用左氏吳城邗溝通江淮之文寶應劉寶楠愈愚錄云呂氏春秋荆有飲飛得劍于干越高誘注

干吳邑以干為吳邑當是以干為邗左傳吳城邗是也按邗為吳邑雖不能的知在何處然水經注云自

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則邗必在廣陵矣

邗溝一名渠水一名中瀆水一名合瀆渠一名山陽濁

按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國語吳越春秋皆言夫差

既退於黃池使告勞於周曰余沿江沂淮江從南來

順流為浴故曰浴淮從北來逆流為沂故曰沂吳引

江入邗溝從邗溝入淮故曰沿江沂淮即指溝通江

淮事漢書以邗溝為渠水地理志云江都有江水祠



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淮水又東過淮陰
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注地理志所謂
渠水也宋祝穆方輿勝覽引元和郡縣志云合瀆渠
在江都縣東二里昔吳王夫差將伐齊北霸中國自
廣陵城東南築邗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溝
自江東北通射陽湖今謂之官河亦謂之山陽濁
瀆也山南曰陽邗溝在蜀岡之陽故曰山陽瀆說文
溝瀆也瀆水溝也二字互訓故邗溝亦名山陽瀆
又云漕河貫城中即邗溝也
元和郡縣志李吉甫作
吉甫唐憲宗時人其云
合瀆渠在縣東二里者據唐之江都縣而言
官河即漕河云貫城中必非今之運河矣按邗溝
以廣陵邗江得名而由江達淮皆謂之邗溝寰宇記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四

欲宴過齋校刊

山陽縣下云邗溝水南自安宜縣界流入

安宜今淮
寶應縣

陰縣下云濁水今謂之山陽濁東南自州郭下西北
流經縣北流入於淮即古之邗溝謝靈運西征賦云
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以憩舫貫射陽而望邗溝濟
通淮而薄甬城時靈運由揚至淮既至射陽乃望邗
溝則知邗溝之名不專屬之江都矣
文苑英華載楚
州新修伍相神
廟記其文云相與立祠邗溝上
廟在淮安而云邗溝尤為確證
至山陽瀆亦以揚州
境內之地得名江都高郵寶應皆有山陽河後人或
以山陽瀆專屬之淮安山陽縣者非也考漢之山陽
郡在兗州今之淮安山陽東晉義熙時始立郡縣寰

宇記山陽縣本漢射陽縣地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
晉義熙元年當作九年省射陽縣置山陽郡屬徐州又立

山陽縣以隸焉以境內有地名山陽因名郡戴延之

西征記云山陽津名通典吳王濞反山陽王率眾于此拒之因名閻若璩潛邱劄記

云濞反時漢無山陽王又按水經注淮水篇射陽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為侯國王莽更之曰監淮亭

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為山陽公治此十七年為王國時淮安未立山陽郡縣荆所封不在此地乃兗

州之山陽郡耳至顯宗永平元年徙山陽王荆為廣陵王遣就國治廣陵亦不治射陽也水經注誤後

漢書注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至晉義熙九

年省安宜之射陽置山陽郡又立縣以隸是晉時山

陽郡治在今寶應縣射陽故城即謂郡以境內地名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五
欲寫過齋校刊

山陽得名亦當在寶應境內今之山陽縣初無此津

戴延之第云山陽為津名初不云山陽郡有此津也

宋書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郡統縣五建陵臨江如皋寧海蒲濤晉書安帝分廣陵郡之建陵臨江如皋

寧海蒲濤五縣置山陽郡是安帝初置山陽時並不治射陽亦不以境內地名山陽得名也惟山

陽瀆之水自江都至山陽入淮故統謂之山陽瀆亦

猶邗溝為揚州淮安兩郡之統名也寰宇記以山陽

瀆屬之淮陰而不屬之山陽則山陽不得專有此名

也後人不知山陽瀆為統名俱指為淮安之山陽於

史事多有窒礙難通者說詳隋開山陽瀆下今故於邗溝條下

詳敘山陽瀆即邗溝俾後之覽者無致惑焉

漢書地理志云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此春秋時吳國及後漢建安以前邗溝通淮之故道也

按寰宇記廣陵縣邵伯埭有斗門在縣東北四十里

臨合瀆渠有小渠闊六步五尺東去七里入艾陵湖

水經注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即武安湖陸陽湖

西即淶洋湖府志淶洋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

出其間中瀆水也下注樊良湖舊道東北出博芝射陽二

湖言舊道者以別于建安後由白馬湖之道也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

按艾陵湖在邵伯東七里武安湖在高郵州西南三

揚州水道記

卷一

欲算過齋校刊

十里淶洋湖在高郵州南三十里樊良湖在高郵州

北二十里博芝湖在寶應縣東南九十里射陽湖在

寶應縣東六十里夾耶未詳所在或以夾耶即黃浦

浦溪在涇河開南十里為山陽寶應交界舊無溪明時高家堰潰決此地當其衝屢塞屢決若有神物憑

焉溪口莫測是明中葉黃浦始有溪以前未有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然則建安以

前邗溝運道由邵伯入艾陵湖出高郵武廣淶洋二

湖之間下注樊良湖焦氏循以中瀆水出武廣淶洋二湖之間為永和改道誤說詳

高郵又由樊良湖東北出至寶應博支射陽二湖西

北出來耶入淮其時隄岸未設邗溝水出今東岸以

東諸湖不由西也胡氏渭禹貢錐指溝通江淮圖謂



吳邗溝水道由邗城北出武廣陸陽二湖之間注樊
良湖入博芝射陽二湖是也惟謂邗溝水又由射陽
達白馬湖是誤合漢志水經而一之辨見後

水經淮水篇淮水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
東北注之此漢建安後邗溝達淮之故道也

按建安以前運道由射陽湖西北達淮建安以後運
道由白馬湖東北達淮水經與漢書地理志判然不
同一由東一由西也 四庫書提要云水經作者唐
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
亦引欽所作地理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七 欲寫過齋校刊



已為廣魏則決非漢時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
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據此則水經決非漢人
作淮水篇所敘中瀆水出白馬湖決非漢以前之運

道水經注引蔣濟三州論曰 三州即三洲 言淮水淺也 淮湖紆遠
邗溝水自樊良湖不能直達射陽先東北至博支又
由博支西北至射陽其道紆曲太甚所謂淮湖紆遠

也 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
湖與水經合 此據水經注舊本近趙一清本云陳敏
穿溝誤矣陳敏乃晉惠帝太安時人上

距黃初八十年在蔣濟之後三州論不當引之當作
陳登劉寶楠寶應圖經云蔣濟傳作三州論以諷帝
帝謂魏文帝其時 郡國利病書云馬瀨白馬湖也按
不得有陳敏是也

漢建安二年陳登為廣陵太守是時射陽以南之路



不通所謂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者指此陳

登時未立山陽郡縣足知此所謂山陽即統指射陽

以南之山陽瀆而言緣東道不通故陳登更於西別

通運道也其曰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說文瀨水流

沙上也凡瀨江瀨湖之地皆謂之沙登於白馬湖濱

開鑿水道使白馬津湖相通遂由白馬湖達津湖而

入樊良湖也津湖即界首湖過自登鑿馬瀨之後凡

由北而南者入夾耶貫射陽西至白馬湖渡津湖入

樊良樊良與津湖通陳登時其由南而北者出樊良

湖西北入津湖達白馬湖東貫射陽湖西北出夾耶

謝靈運西征賦其敍由江達淮之道云發津潭而迴

邁逗白馬以憩船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

城此邗溝即指淮安之山陽瀆濟通淮謂由淮陰至

盱眙入淮也甬城即埭口李翱來南錄云甲寅至津潭即津湖既至白馬不

能徑達於淮又必東貫射陽乃至夾耶若白馬可直

達於淮靈運既至白馬不應更東貫射陽矣足知魏

晉以前白馬不能徑達於淮也蓋建安以前由東道

者出博芝射陽逕達夾耶不由白馬建安以後由西

道者出津湖白馬又東貫射陽乃至夾耶由白馬至

樊良不過百里蔣濟論所謂百里渡湖者也較諸東

道爲徑捷矣禹貢錐指溝通江淮圖謂邗溝水入博
芝射陽湖達白馬湖由不知水經與地理志所言中
瀆水入淮之道迥不相同致有此誤

水經注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埭引江入
埭六十里至廣陵城此邗溝引歐陽埭江水入運之始

卽今儀徵運河方輿紀要儀
徵有歐陽戍在縣東北十里

按晉穆帝永和以前邗溝水由江都故城

在唐蜀岡
江都縣西

南四十
六里首受江水經注云縣城臨江應劭地理風俗

記曰縣爲一都之會故曰江都也縣有江水祠俗謂
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耳歲三祭與五岳同舊江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九

欲寡過齋校刊

水道也漢魏以前江水皆由此入邗溝自永和中江
都水斷乃引江入埭至廣陵城自後由江達淮皆由
此河通鑑宋大明三年竟陵王誕舉兵廣陵詔沈慶
之討之慶之進至歐陽齊延興元年蕭鸞使王廣之
襲南兖州刺史南兖州時
僑寄廣陵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
遣部將陳伯之先驅入廣陵自是歐陽爲城守要地
故又置歐陽戍焉

寰宇記云晉書太元十年太傅謝安鎮廣陵於城東北
二十里築壘名曰新城城北二十里築堰名邵伯埭蓋
安新築後人追思安德比于邵伯因以立名此邵伯立



埭之始

太平御覽引晉中興書曰謝安築埭於新城北百姓賴之故名召伯埭

按通鑑安出鎮廣陵之步邱築壘曰新城是新城即

步邱也謝靈運之祖元為太傅兄子其撰西征賦云

造步邱而長想欽太傅之遺武

步邱各本訛作步兵今訂正

思嘉

遜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民志應而願稅國屯難而

思撫按安於新城北設埭埭即堰也安築埭以堰水

兼收其入此賦正敘築壘設埭之事蓋自穆帝永和

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埭引江入埭地勢南高

北下水易下洩故安又于步邱之北築埭以蓄水也

夢溪筆談謂淮南漕渠築埭以蓄水不知始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安所為按李翱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

揚州水道記

卷一

十

欲寡過齋校刊

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案沈說誤矣据靈運賦知埭為謝安所作無疑習之來南錄明言邵伯以北迤流

過邵伯水乃平是明有埭以蓄水御覽引述征記曰秦梁埭到召伯埭二十里召伯埭到三救埭十五里

三救埭到鏡梁埭十五里是顏真卿與蔡明遠帖云召伯上下置埭非一處矣

竟達命於秦淮之上又隨我於邗溝之東追攀不疲

以至邵伯南埭梁肅通愛敬陂水門記過茱萸灣北

至邵伯堰湯湯渙渙無隘滯之患宋史王臻傳真宗

時為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使賈宗建議濬淮南漕

渠廢諸堰臻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為之人思其功

以此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為三司度支

判官而發運司卒濬渠以通漕

是時雖濬漕渠尚未廢召伯堰鍾離



瑾傳神宗熙寧中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

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浚河百二十里以廢二

埭邵伯去瓜州九十里詔瑾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

牐召伯埭旁人以為利此廢埭為牐之始是年又浚

淮南運河自召伯至儀徵十四節王乙本欲廢二埭謂廢召伯瓜州二

埭改為二閘也以閘功大僅改召伯埭為閘瓜州埭

未廢云置閘埭旁則閘立而埭廢矣蓋閘能啓閉與

埭不同既已置閘必不用埭焦循北湖小志泥于埭旁置閘謂雖置閘而埭在非也明史永樂

十四年五月脩揚州府邵伯鎮上下二牐是明初召

伯猶有牐也甘泉縣續志邵伯上下閘洪武初建邵伯小壩邵伯壩在邵伯下閘口西岸洪武七年壩官成景仁建正統二年揚州府奏邵伯鎮二閘一壩

揚州水道記

卷一

十一

欲寡過齋校刊

各設官吏人夫以防高郵湖水泛溢今湖水既平往

來無虞乞裁其半十一年巡按御史奏揚州邵伯閘

壩舊以築隄恐洩水利而設今隄已完其閘壩亦皆

不用其所設官吏人夫皆冗濫乞減省之自是邵伯

始廢牐不用矣焦氏循北湖小志云今之召伯鎮非

古之召伯埭王乙言召埭東濬河百二十里至瓜洲

則當時埭在運河之西橫隔水中故有剝卸之煩且

今召伯鎮至瓜洲止九十里乙云一百二十里則召

埭必非召鎮鎮當新城之東而召伯湖在鎮北二十

里湖名召伯必召埭之所在竊疑湯家絆橫亘東西



實界南北古之召埭或設於此按焦氏以王乙謂召

伯至瓜州一百二十里遂謂召埭必非今之召鎮其

說非也李習之來南錄云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

下又云自洛州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

有三十里順流由洛入淮皆北高自淮陰至邵伯三

百有五十里逾流由淮陰至邵伯皆南自邵伯至江

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

謂自邵伯至瓜州渡江至杭州水皆不流邵伯至瓜州亦南高北下言不流者有埭以堰水也習之

唐人其來南錄中皆身所親歷而言自邵伯至江九

十里與今邵伯至瓜州之里數適合不得謂今之召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十三 欲寡過齋校刊

鎮非古之邵埭矣

隋書文帝紀開皇七年夏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

運通鑑煬帝大業元年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

陽至揚子入江胡三省注揚子今真州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

道樹以柳此邗溝由江都茱萸灣入高郵樊汊以達於

淮之始

按晉宋以及隋開皇前由淮達江皆由寶應白馬湖

高郵樊良湖至廣陵入江陳宣帝太建五年北伐太建

十三年隋已受周禪改元開皇太建五年下距開皇七年纔十五年徐敬成爲都督乘

金翅自毆陽引埭上泝由廣陵自樊良湖下淮是開

皇以前尚由廣陵自樊良湖下淮也開皇七年於揚

州開山陽瀆以通運則不復由樊良湖矣嘉慶揚州

志於江都茱萸灣即灣頭云在城東北二十里於山陽

溝云在城東北三十里一名山洋濁又名山陽瀆隋

文帝開皇七年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即此於山洋

河云在城東北六十里瀕宜陵鎮一名山陽河南接

江湖北至樊汊達高郵界於高郵山陽河云在州東

四十五里南通樊汊鎮接江都山陽河界北至三埭

橋子口入射陽湖按射陽湖在寶應縣東六十里高郵山陽河不能徑達射陽湖也志

言其略耳萬歷寶應志射陽北廠南廠在縣東三阿鄉東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三 欲寬過齋校刊

至三王河即三王溝西至山陽河是寶應亦有山陽河矣

三王溝在縣東六十里西北通廣洋湖東北入射陽

湖山陽河在三王河之東去射陽不甚遠高郵山陽

河北至三埭橋口必由寶應之山陽河而後達射陽

也隋文帝於揚州開山陽瀆蓋由茱萸灣至宜陵鎮

達樊汊入高郵寶應山陽河以達於射陽先是邗溝

運道由灣頭至邵伯故必由高郵之樊良湖隋文開

山陽瀆由灣頭至宜陵樊汊則不復由召伯樊良矣

自陳太建五年以至開皇七年為時甚近其由樊良

達白馬之道未應遽塞而隋文帝必開宜陵之山陽

河者隋未平陳以前與陳畫江而守開皇元年文帝

陰有并江南之志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吳州總管治廣陵

委以平陳之事弼獻取陳十策史稱弼以老馬多買

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于瀆內陳人覘之

以為中國無船即祕策之一其開宜陵之山陽河由

裏河以達射陽不復由從前之運道亦恐陳人覘之

也然宜陵之山陽河亦不自隋始寰宇記云廣陵茱

萸溝即茱萸灣在縣東北一十里府志云在城東北二十里寰宇記云十里据廣

陵舊縣而言西從合瀆渠東過茱萸埭七十里即宜陵之

志云在城東北六十里至岱石湖入西四里對張網溝入海陵

揚州水道記江都運河卷一十四欲寬過齋校刊

縣界阮昇之記云吳王濞開此溝通運至海陵倉是

宜陵之山陽河吳王濞時已開通專以運鹽非南北

通行之路隋文帝始由此道入樊汊以通往來煬帝

又開廣之胡三省於通鑑開皇開山陽瀆注云春秋

吳城邗溝通江淮山陽瀆通于廣陵尚矣隋特開而

深廣之耳於大業開邗溝注云春秋吳城邗溝通江

淮此亦因故道也寰宇記淮陰縣山陽瀆即古之邗

溝舊水道屈曲多設梁埭隋文帝重加脩掘通利焉

是皆謂隋所開之山陽瀆為吳邗溝之故道然自隋

以前皆由灣頭徑至召伯不由宜陵樊汊則不得謂



隋所開之道與舊道無殊也惟所開之渠易淤開皇

七年既開茱萸灣矣仁壽四年復開此以通漕方輿紀要

引元和郡縣志則是旋開旋淤也江都縣續志引費錫璜山陽河記云宜陵直北有河

達于淮陰之山陽隋皇甫議所開也河干有渴潮廟海潮至此每反流故名渴潮也隋書謂於

揚州開山陽瀆則山陽瀆在揚州可知通鑑謂開邗

溝自山陽至揚子則自山陽以至揚子皆謂之邗溝

可知蓋運道雖有改易而其首受邗溝之水則同邗

溝之名其來既久卽山陽瀆之名亦不起於隋代通

鑑黃初六年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

言水道難通濟作三州論以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

揚州水道記江都運河江都運河卷一五欲真過齋校刊

故城臨江觀兵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

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

歸孫韶遣將高壽等帥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

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

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畱兵屯田蔣濟以爲東近湖

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車駕卽發還

到精湖水稍盡盡畱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濟

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胡注目錄作土塍廣韻作

土地注云以草裹土築城及鎮水也過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過入

淮中乃得還七年春帝還洛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

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

蔣濟傳作山陽池

卿於

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按山陽池卽山陽瀆也精湖

卽津湖在寶應縣南六十里

方輿紀要津湖在寶應縣南六十里卽精湖魏

文帝滯船處

一名界首湖接高郵界魏文帝自廣陵還至

精湖滯不得行是由南而北非由北而南也云水稍

盡盡畱船付濟者謂車駕先發船盡付濟云吾前決

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者此既到洛陽之後追敘

精湖未發以前謂水淺難行恐舟不能盡還畱船恐

資敵用故欲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也此山陽湖總

在津湖以南高郵邵伯一路其時山陽郡縣未立不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十六

欲寫過齋校刊

得謂山陽湖在今之山陽縣也精湖在寶應縣南六

十里若山陽湖在今之山陽縣通鑑明言還到津湖

水稍盡既渡津湖又何必燒船於山陽湖耶胡三省

注謂精湖在山陽卽今楚州山陽縣非也按楚州有

山陽浦山陽口水經注言中瀆水逕山陽城西卽射

陽故城下文又云又東過山陽浦又東過山陽口淮

安府志柳浦灣卽古山陽灣一名山陽渡一名山陽

津勢最湍急府東北四十里此地去淮甚近若魏船

已到山陽浦更不必燒船矣且精湖在寶應山陽縣

又無精湖胡氏望文生訓未足據也顧炎武郡國利

病書卷二十六魏與吳戰不克而還帝到精湖即山

陽湖也又名精湖又名津湖又云山陽縣津湖即西

湖在西城是又以精湖即山陽湖閻若璩亦同其說

則又沿胡注之誤而又甚焉者也

劉寶楠寶應圖經云潛邱劄記謂山

陽池即精湖按蔣濟傳上言精湖下言山陽池異地殊名大書區別通鑑改池為湖池湖一也船半在精

湖半在山陽池故魏文欲分半燒船濟蹠船令聚若是一地何言分半何言蹠聚水經注永和申陳敏穿

樊良湖北口下注精湖方輿紀要樊良湖在高郵州西北五十里津湖在寶應縣南六十里若津湖遠在

山陽去樊良湖百數十里何由注之郡國利病書卷二十六帝與吳戰不克而還帝到精湖即山陽湖也

又云自白馬湖而北穿河行舟至淮城之西南泛津湖抵板閘卷二十八寶應縣津湖縣治南六十里魏

書作津湖文帝伐吳滯舟處顧氏雜錄方志以成斯書精駿互見即一津湖一在山陽一在寶應迄無定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七

欲寡過齋校刊

說且其言云自白馬湖而北至淮城之西南泛津湖案水經注穿樊良湖北口下注津湖津湖與樊良湖

相連則近在白馬湖南而顧氏謂遠在白馬湖北通直以山陽城西之管家湖當之其誤不可勝言

鑑上文云還至津湖下文云欲分半燒船於山陽湖

中則津湖與山陽湖判然不同顧氏又謂自白馬湖

而北穿河行舟至淮城之西南泛津湖至板閘按陳

登鑿白馬湖之後由南至北之路既至白馬必貫射

陽不能徑達今之山陽縣也且平江伯未開新河之

前運道皆繞淮城以東不經淮城以西

淮安府志山陽縣北五里

之北神堰即古末口故時漕運皆由此入今由淮安城西而城東入淮之故道廢明陳瑄開管家湖新河

與清河口相直即今日何論漢魏以前之水道與今由城西入淮之道也

迥不相同耶且地志各書亦無以淮安之西湖爲津湖者顧氏誤以山陽湖在今之山陽遂至一誤再誤耳山陽郡縣義熙始立建安二年陳登爲廣陵太守五年登移治射陽其時以山陽不通鑿白馬瀨此山陽指射陽湖以南魏文帝還至津湖水淺不得渡欲焚舟於山陽池中此山陽指津湖以南建安二年下距義熙九年凡二百十五年而已有山陽之名則建安黃初之山陽斷不在今之山陽縣可知蓋邗溝與山陽瀆俱爲大名自廣陵至淮皆得稱之其來已久建安黃初已有山陽之號亦不以隋文開山陽瀆而

邗溝始亦號山陽也程大昌云邗溝南起江而北通射陽湖以抵末口入淮者吳故渠也隋開皇七年開山陽瀆以通漕運比射陽末口則爲西矣按末口卽北神堰至明平江伯改新河而北神堰始廢程氏謂隋開山陽瀆比末口則爲西其說殊無據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注明謂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山陽瀆煬帝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孟子後九百餘歲其言始驗按隋開山陽瀆

邗溝亦不過開使深廣非謂淮水可以入江淮安府志云宋向子諲言運河高江淮數丈則知明以前不獨江不能直達淮淮亦不能直達江也中間數百里藉以濟運者在揚乃太子港勾城湖愛敬陂七里港高郵湖之水在淮乃射陽湖白馬湖射陽白馬二湖淮安府志以為在山陽寶應二縣界管家湖諸水故歷代皆有堰牐蓄水堰牐廢則走水乾涸至黃奪淮後湖身淤墊淮始高而運河卑淮乃入江昔人多謂隋大業開邗溝通入江其實不然是已知閻說之謬矣

舊唐書齊澣傳開元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充江南東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九

欲寡過齋校刊

道採訪處置使潤州北界隔吳

吳指揚州後周改南兗州為吳州隋改吳州為

揚州全唐文載澣請開伊婁河原奏云潤州北界隔江為限

江至瓜步沙尾紆匯六

十里船繞瓜步多為風濤之所漂損澣乃移其漕路于

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

揚子縣

新唐書無縣字

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又

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利濟焉此邗溝運道由瓜洲入

運之始

按方輿紀要江都伊婁河在府南二十里揚子鎮揚子橋在府南二十里揚子江在府南四十里由六合縣經儀徵縣至瓜州鎮揚子廢縣在儀徵縣東南十

五里嘉慶新志江都揚子鎮卽古揚子津舊以爲卽

古揚子縣非也

江都續志說同

宋元以橋名今以鎮名

元豐九域

志江都有揚子板橋大儀灣頭邵伯宜陵瓜洲七鎮則揚子以鎮名久矣

在府南十五里

又云揚子津在府城南十五里卽揚子橋一名揚子

渡又名揚子鎮又古蹟儀徵揚子廢縣引輿地紀勝

云在縣南十五里善應鄉是皆以古揚子縣去儀徵

近去江都遠按唐高宗永淳元年始置揚子縣南唐

改揚子爲永貞仍唐舊治太平寰宇記云建安軍本

揚州白沙鎮地僞吳改爲迎鑾鎮是揚州大江入京

口之岸建隆三年升爲建安軍雍熙三年仍割揚州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三

欲寡過齋校刊

之永貞縣以屬焉又云永貞縣在建安軍西北五十

五里本漢江都縣地舊揚子鎮城唐高宗廢鎮置縣

因鎮爲名廣陵監丹陽監竝置在縣郭每歲鹽鐵使

鑄錢一萬一千餘貫李昇僞命改爲永貞縣元豐九

域志云雍熙二年以揚州永貞縣隸建安軍後改永

貞縣爲揚子又云大中祥符六年建安軍升爲眞州

治揚子縣

是時揚子縣始附眞州郭儀徵縣志宋眞州圖揚子與眞州同治是也宋之眞州卽

今之儀徵縣治元史至元二十八年移揚子縣治新城方輿

紀要以揚子廢縣在儀徵縣東南十五里蓋指元時

所立之縣然新城在縣東十里而云在縣東南十五

里非也輿地紀勝謂在縣南十五里善應鄉九誤善應

鄉在江都縣唐之揚子縣治自當從寰宇記樂史太宗時

人去南唐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其時建安軍尙未升

真州永貞縣亦未改爲揚子其永貞縣治仍唐揚子

舊治也樂史謂永貞縣在建安軍西北五十五里西

字誤當云東北何以知其然也寰宇記永貞縣下云

銅山小銅山竝在縣西北八十里是永貞縣在銅山

東南按江南通志云大銅山小銅山在儀徵縣西北

二十五里嘉慶新志及儀徵舊志竝云大銅山在縣

西北二十五里小銅山在大銅山東與相連接是大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三

欲寡過齋校刊

小銅山在今儀徵縣治西北二十五里今縣治即宋真州治若

永貞縣在真州西北五十五里而銅山又在永貞縣

西北八十里則銅山宜在今縣治西北一百三十五

里夫水或有時變遷山則無時改易今之銅山實在

縣治西北二十五里而寰宇記云銅山在永貞縣西

北八十里則永貞縣必在銅山之東南以銅山之所

在定永貞之所在則永貞當在真州東北不當在真

州西北况宋江都縣有永貞鄉明江都縣有新永貞

沙舊永貞沙俱見府志足知南唐之永貞在今江都境也

今之儀徵縣治在府城西七十里唐之揚子縣治在

今縣治東北五十五里則去今揚子橋不遠儀徵舊志云唐析揚子鎮爲縣距潤州不三二十里固今新城以東瓜渚以西境也遠莫可覈然今揚子橋尙去府甚近可以求其故矣唐書齊澣傳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卽達揚子縣足以明唐之揚子縣境去今府城不遠也然伊婁河未開之先揚子橋以南實不通舟楫唐武德二年詔以隋右衛將軍江都太守陳稜爲揚州總管大業元年置江都郡八月李子通攻稜圍急稜送質求救於沈法興杜伏威伏威自將屯清流法興遣其子綸將兵屯揚子以救稜相去數十里子通納言毛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寬過齋校刊

江都運河

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爲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遣兵襲綸由是兩軍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方輿紀要以此事載於江都揚子橋下而云清流縣蓋在府城西南是未知清流的在何所也胡三省通鑑注云清流今滁州縣治清流縣太平寰宇記滁州今理清流縣梁大同三年立爲南譙州隋開皇九年改南譙州爲滁州煬帝初州廢其地併入江都爲清流縣因清流水爲名清流水南自全椒縣界流入伏威所屯之清流其爲滁州無疑唐書言杜伏威屯清流沈綸屯揚子相去數十里則揚子去滁

州不遠

元豐九域志云真州西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滁州八十里儀徵縣志有滁河口在縣南三里是揚子去滁河不遠也

方輿紀要以沈綸所屯之揚子

為今之揚子橋因竝以清流在府城西南誤矣寰宇

記又云滁河在清流縣東三里自廬州慎縣來東南

流入六合至瓜步入大江蓋清流六合揚子三縣接

壤故揚子去清流不過數十里決非今之揚子橋可

知唐高宗未立縣之先史所稱揚子者皆揚子津也

揚子津即揚子江津以濟渡處言方輿紀要引舊圖

經云揚子江自黃天蕩西牛步沙與建康為界絲瓜

步下小帆船經儀徵境內東下至鐵丁港鵝翎蘆與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寫過齋校刊

鎮江分界東北趨江都逕通州入海所謂揚子江也

江南通志江寧府大江條下引金陵志云府城在大

江東南自府西南一百十里之慈姥山至府東北之

下蜀岡凡二百餘里一名揚子江又鎮江府大江條

下云在府治西北六里即揚子江也揚州府大江條

下云在府南四十里西南由六合縣小帆船入儀徵

境過江都東至泰興西界江寧南界鎮江即揚子江

也是大江北岸六合儀徵等處南岸京口等處皆名

揚子江惟儀徵渡江之處名揚子津隋開皇十年陳

之故境皆反命楊素討之素帥舟師自揚子津入擊

破賊帥朱莫問於京口

胡三省通鑑注揚子津在今眞州揚子縣南

大業

七年帝升釣臺臨揚子津十月餘杭賊劉元進攻延

陵帝遣吐萬緒魚俱羅率兵討之至揚子津元進自

茅浦將渡江緒等擊走之因濟江背水爲柵

此非古之延陵

也晉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鄉置延陵縣隋移治丹徒武德六年輔公祏反七

年河南安撫大使任瓌拔揚子城

蓋立城砦以守非縣城也廣陵

城主龍龕降此皆在高宗未析置揚子縣以前凡言

揚子津者皆儀徵渡江處也蓋自晉永和中江都水

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凡至廣陵者皆由瓜步

渡江趨建康由揚子津渡江趨京口宋文帝元嘉二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身過齋校刊

十七年魏主燾南伐帝遣人逾燒廣陵城府船乘使

廣陵太守劉懷之率人民渡江燾至瓜步壞民屋宇

及伐蒹葦于淞口造篔簹聲欲渡江內外戒嚴燾掠

民戶燒邑屋而去帝使沈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

家於瓜步明帝泰始二年薛安都據彭城應晉安王

子勛安都從子索兒自建康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

卷北奔安都遣數百人至瓜步迎接此皆由瓜步趨

建康者若楊素自揚子津擊破賊帥朱莫問於京口

吐萬緒自揚子津討劉元進於延陵皆由揚子趨京

口者是伊婁河未開以前凡渡江者皆由六合之瓜

步儀徵之揚子津也方輿紀要謂往時京口與揚子橋對岸按唐梁肅通愛敬陂水門記云當開元以前京江岸於揚子海潮內於邗溝所謂揚子者亦指揚子津而言非謂今之揚子橋也

與京口對岸非止一處宋武帝永初三年

檀道濟為南充州刺史鎮廣陵土甚平曠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是海陵亦與京口對岸非僅瓜洲與京口對岸也

若開元以前揚子橋與京口對岸徑從揚子橋渡江可也何必繞六合之瓜步耶蓋開元以前凡渡江者皆由瓜步及揚子不由瓜洲卽閒有由瓜洲者亦由陸道至瓜洲始行渡江劉長卿開元時人有瓜州道中送李端公南渡後歸揚州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寫過齋校刊

道中詩片帆何處去匹馬獨歸遲是知齊澣未開伊婁河之先瓜洲不通舟楫也開元以後始有由瓜洲伊婁河者唐書肅宗至德元載以高適為廣陵大都督府長史時永王璘鎮江陵將謀窺江左引兵東下遣其將季廣琛襲李成式於廣陵璘至當塗成式遣李承慶拒之時李銑在廣陵城中麾下有騎一百八十遂率所領屯于揚子成式使裴茂以廣陵步卒三千同拒於瓜步洲伊婁埭會李承慶迎降于璘璘又殺丹徒太守閻敬之以徇江左大震裴茂至瓜步洲廣張旗幟列於江津璘登潤州城望之始有懼色按

李銑屯于揚子防其由儀徵渡江也

胡三省通鑑注以銑屯兵之揚

子即宋真州治所亦非

裴茂屯於伊婁埭防其由瓜洲渡江也

揚子與伊婁必非一處上文言成式使裴茂以廣陵

步卒同拒於瓜步洲伊婁埭下文言裴茂至瓜步洲

不復言伊婁埭則伊婁埭即在瓜步洲

六合有瓜步山在六合縣

東南二十里儀徵有瓜步渡在儀徵縣西南四十里與六合接界史單言瓜步者皆瓜步山即瓜步渡也

此言瓜步洲即今之瓜埠洲方輿紀要瓜州城在府城南四十里或謂之瓜埠洲亦曰瓜洲步唐開元十四

年潤州大風從東北海濤奔上沒瓜步洲損居人即此瓜洲也齊澣開伊婁河二十

五里以達揚子而所設之埭必在瓜洲入口處

埭以堰水

防河水之洩江置埭當與江近宋王令左班殿直袁康墓誌銘云君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算過齋校刊

諱康家世懷寧仕於淮南發運司積十五年而得三

班借職監瓜州堰遷三班殿直遂占籍為揚子人家

伊婁河上此伊婁埭在瓜洲之明證也方輿紀要以

伊婁埭亦在揚子橋誤矣李白瓜洲新河餞族叔舍

人賁詩云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

地同朽滅兩橋對雙閣芳樹有行列愛此如甘棠誰

云敢攀折吳關倚此固天險自茲設海水落斗門潮

平見沙沈是瓜洲新河有兩橋雙閣又有斗門斗門

在埭旁以通江湖埭必不在揚子橋也李銑屯揚子

裴茂屯伊婁埭若銑所屯者為揚子橋則伊婁埭既



已屯兵揚子橋無所用其防守故知銑所屯兵之揚

子為儀徵之揚子津也又案肅宗上元元年劉展叛

引兵入揚子李峒開北固為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

軍於白沙方輿紀要白沙鎮在儀徵縣南濱江即白沙洲也舊為戍守要地南齊建武初魏人

入寇詔于白沙分置一軍長蘆分置三軍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

趨北固者峒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

襲下蜀胡三省通鑑注此由白沙濟江也江南通志下蜀渡句容縣北七十里峒軍聞

之皆潰旬日間陷潤昇宣蘇等州詔田神功擊展展

獨與一騎亾渡江神功先遣范知新等自白沙濟西

趨下蜀鄧景山自海陵濟東趨常州神功與邢延恩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三
欲算過齋校刊

軍於瓜洲壬子濟江展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趨

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

舟神功不得渡還軍瓜洲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

展擊之不勝賈隱林斬之餘黨皆降是亦分兩路進

兵一由瓜洲一由白沙也宋高宗建炎三年帝在揚

州內侍報金兵至帝被甲馳至瓜洲渡江至鎮江是

日金兵過揚子橋遊騎至瓜洲揚子橋之名始見於

此以前史所稱揚子皆非揚子橋也齊澣開伊婁河

時為潤州刺史故伊婁埭雖設於揚州而權稅之事

則仍屬潤州唐書張延賞傳大厯三年為淮南節度

瓜步舟艫所湊而遙繫潤州

此瓜步即指瓜步洲之伊婁隸言

延賞

請度屬揚州由是行者無壅滯至是之後伊婁隸始改隸揚州方漣之開伊婁河為浙東西諸郡漕運計也先是浙東西漕船由鎮江運河出口不能徑達揚州先逾流西上迂繞瓜步始得達漣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

此謂揚子縣境非謂揚子縣治也永淳元年分江都縣置揚子縣自

揚子橋以西皆隸揚子縣矣

其餘上江諸郡漕船仍由儀徵進口

唐陳鴻廬州同食館記先時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軸轆相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為風波沈溺者半迺于湖東北岸橐皋里作廩廩三十九間州東二邑人米輸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真過齋校刊

於此由申港出新婦江至白沙是上江漕船入儀徵運河不入瓜洲後代蘇松常鎮嘉湖等郡漕船入瓜洲口江廣漕船入儀徵口此其權輿矣又按隋開山陽瀆由宜陵高郵寶應之山陽河不由邵伯唐則仍由邵伯顏真卿與蔡明遠帖云追攀不疲以至邵伯南埭李翱來南錄有自邵伯至江之語劉長卿有赴楚州次白田阻淺詩白田在寶應縣南十里其北有清水湖則唐之運道仍由邵伯高郵寶應湖與隋未改道以前同

新唐書地理志云江都有愛敬陂水門貞元四年節度



時揚州運河已苦水淺也食貨志又云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于是阻絕江淮粟帛由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代宗廣德二年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鹽鐵使凡漕事亦皆決于晏晏即鹽利僱傭分夫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艍支江船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河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寬過齋校刊

此揚州有轉般倉之始宋因之

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

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是代宗廣德時揚州運河水淺已立轉般之法舊唐書杜亞傳貞元四年揚州官河填淤漕輓湮塞又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擁滯亞乃開拓疏通公私悅賴新唐書食貨志云杜亞濬渠蜀岡疏勾城湖即勾城塘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權德輿杜亞神道碑銘云乃醜二浸於蜀岡之西梁肅為杜亞作通愛敬陂水門記云歲在戊辰戊辰為貞元四年揚州牧杜公命新作西門所以通水庸致人利也又云驗圖考地謀新



革故相川原度水勢自江都而西循蜀岡之右得其
 浸曰勾城湖又得其浸曰愛敬陂方圓百里支輔四
 集盈而不流決而可注圖以上聞乃召工徒修利舊
 防節以斗門醜為長源直截城隅以灌河渠水無羨
 溢道不迴遠舊傳言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
 宅此指蜀岡下江都城內漕河而言唐江都縣治在
雷塘西十一里
 兩岸為民居所佔故河益填淤食貨志言濬渠蜀岡
 者亦指城內漕河而言云疏勾城湖愛敬陂起隄貫
 城以通大舟梁肅記言新作西門引二渠直截城隅
 是由陳登勾城二塘起隄數十里貫江都西門城內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三 欲寡過齋校刊

漕河與今運河形勢迥別嘉慶新志陳公塘在儀徵
 縣東北三十里勾城塘在儀徵縣東北四十里與甘
 泉接界其水南流至烏塔溝入運雷塘在城西北十
 五里上塘長廣共六里餘下塘長廣共七里餘小新
 塘接連上雷塘東西闊一百丈南北長一百七十丈
 其水注上雷塘轉入下雷塘由槐子河東流入官河
 長廣共二里餘江都志云上雷下雷小新勾城四塘
 皆隸江都時未分
設甘泉惟陳公塘隸儀徵縣按唐書食貨
 志云疏勾城湖愛敬陂梁肅杜亞神道碑云醜二浸
 於蜀岡之西是以勾城湖愛敬陂為二處愛敬陂即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三 欲寡過齋校刊

陳公塘儀徵舊志於陳公塘下引元和郡縣志云百姓受塘利更塘為陂名其陂曰愛敬陂是以愛敬陂專指為陳公塘其實五塘皆陳登所築五塘皆名為愛敬陂杜亞引勾城陳公二塘而梁肅作記統名為通愛敬陂水門是勾城塘亦得名愛敬陂也太平寰宇記云江都縣愛敬陂在縣西十五里此据唐江都舊治言漢陳登為廣陵太守初開此百姓愛而敬之因以為名亦號陳登塘是亦不專指去儀徵三十里之陳公塘也汪氏中廣陵通典云登於城西濬上雷下雷小新勾城陳公五塘四境沾溉歲用豐稔民呼為愛敬陂是也揚州五塘陳公塘最大勾城塘次之儀徵舊志云陳公塘周紆九十餘里勾城塘東西闊三百五十五丈南北長一千一百六十餘丈是此二塘最大故可藉以濟運宋孝宗淳熙九年錢冲之修陳公塘奏曰大中祥符間江淮發運置司真州歲藉此塘灌注長河流通漕運其塘四周百里東西北倚山為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壘成隄以受啓閉廢壞歲久見有古來基址可以修築楚州參軍李孟傳為之記曰真州揚子縣有塘曰陳公漢建安中廣陵太守陳登之所鑿周廣九十餘里西南所至全隸揚子惟東北接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寫過齋校刊

場之江都者僅十之二倚山為形獨一面為隄以受
 啓閉凡八百九十餘丈岡勢峻昂環汊三十有六畢
 匯于此故停漫涵蓄為利不貲異時公私取給纜下
 其尺寸則已贍足明盛儀五塘定議曰宋靖康時詔
 淮南運使陳邁引勾城陳公兩塘達于河渠元人海
 運疏于漕河然至元十八年猶造閘于上雷塘者蓋
 漕河非塘水則南北不通故也洪武八年開平王北
 征按開平王卒於洪武二年句疑誤軍需器械船至灣頭河淺不能
 前進奏開四塘下水三尺五寸官河增水二尺六寸
 一時得濟十四年旱解京御鹽船至灣頭淺攔開塘
 放水船始得行是時塘務為兩淮運司專管永樂二
 年平江伯陳瑄總理漕河全資塘水濟運十五年欽
 取皇木時值淺阻亦開塘下水以濟之時設立塘長
 塘夫常用看守塘內積水常八九尺非遇至旱運河
 淺澀不敢擅放宣德十年奏改五塘屬府專修不意
 是後有倚勢占塘者將塘閘之石毀拆移徙以致時
 水暴至不能節制徑入高寶山陽諸湖溢決隄岸東
 方之州縣盡沒而灣頭以南河道淺涸運舟阻滯濬
 亦不通矣潘季馴云某初至時亦嘗銳意求復反覆
 行勘查得勾城陳公二塘地形高阜水俱無源惟藉

雨積小新上下雷三塘受觀音閣後及上方寺後竝本地高田所下之水而局面窄小蓄水無多故漢唐二臣築塘積水以爲溉田之計非以資運也今若慮漕渠淺涸借此水以濟之則不宜築塘以障其流縱有開座宜洩無幾且冬春運河水淺彼先涸矣若慮河水漲漫借此塘以障則諸水皆從揚儀徑奔出江與諸湖了不干涉也張寧議云勾城一塘膏壤凡九千六百畝四圍皆山起高可二里許止東南一蹊可通烏塔溝入官河且中又無宿水可蓄不過候時雨暴集耳夫雨多則田已先潤何藉于塘雨缺塘亦焦

釜民田何賴焉卽如說者有可蓄亦不過灌烏塔兩岸耳其餘固不能以長綆汲而上也以溝岸之田灌溉無幾而先沒九千六百之膏腴孰爲勝算乎上雷下雷大抵若此惟有小新一塘差可蓄水蓋此塘僅二百畝身處其高有漶邏墩之水汨汨不絕穿中而過倘設一減水閘少蓄多洩可以灌數千畝餘故不敢槩論此皆言五塘之不能復者也嘉靖中鄭曉有議變塘田湊築瓜城疏先是仇鸞佔塘爲田及鸞事敗民間各興苟得之心赴府告佃者紛紛是時黃河入運江都運河止患水多無須藉塘濟運故曉欲依

時值變賣至是五塘不可復復矣

國朝雍正五年廷臣欲修復五塘勘明塘已爲田雖開無益遂改照地畝升科輸賦蓋近塘之民每每盜開成田勢豪之家往往夤緣討佃亦不自仇鸞始按劉攽爲其兄敞作行狀云至和二年王文安公遷參知政事公有列親嫌求知揚州上許之揚州雷塘卽漢江都之雷陂也舊屬民自唐以來耕種其中往數十歲官取蓄水以備漕運舊田主二十六家皆奪業失職官始議以他田償之竟無與也然塘亦破決不修漕運未嘗賴此發運使因以假揚州種稻而舊田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寡過齋校刊

主二百餘口皆饑寒縣官莫省及公至持太和年契書詣府自訟公卽判還之

見彭城集

馬駙谿谷生傳邗溝

西有漢人舊陂決水種稻歲可得萬石羣赴生日事主兩郡倅兩倅皆有子從生遊生啓口卽得願奉陂旁上畝十之六爲生壽是自宋元以來民已佔塘爲田後更積重難返五塘遂不可復然潘季馴謂五塘之設專以溉田非以資運則又失之茲故詳敘唐宋藉塘濟運之事及五塘漸廢之由以著世變焉

新唐書食貨志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湮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



勾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庫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此邗溝運河有平水堰之始

按食貨志敍李吉甫築平津堰先言揚州疏太子港

陳登塘俱在儀徵以益漕河輒復湮塞次言杜亞疏勾城

湖愛敬陂起隄貫城河益庫下走淮則平津堰必在

江都儀徵境內平津堰者平水堰也先是漕河無隄

亞始起隄貫城隄益高故河益庫水無節制閘一啓

放水卽下走故揚州之漕河時復湮塞吉甫始廢閘

置堰宋向子諲謂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牖置堰是吉甫

揚州水道記 卷一 美 欲寫過齋校刊

之前已有閘矣使漕河之水皆平郡國利病書謂宋平河之

法放於此宋真宗天禧二年賈宗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利病書謂鑿

漕路為減水閘蓄水濟漕有餘洩之平水法也五代史周世宗顯德五年上

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能度注云北神鎮

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通江淮于此立堰者

以淮水底低溝水底高防其洩也舟行度堰入淮今

號為平水堰是平水堰施於水中吉甫之平津堰亦

攔河置堰也置堰於河中使上下之水得其平水不

得下走有餘始洩之故謂之平津堰水平則無流李

習之來南錄云自邵伯至江九十里渠有高下水皆

不流渠既有高下而水皆不流者有堰以平之也是
平津堰之置在河中斷無疑義自祝穆方輿勝覽始
誤以平津堰在高郵抄本作平淮堰淮乃津字之誤境內然猶以為
吉甫築以溉田未嘗以為運隄也方輿紀要謂高郵
運河故址即唐李吉甫所築平津堰則又以平津堰
為即今高郵之運河矣明史稿云唐元和中李吉甫
為淮南節度使復大修陂塘築堰于高郵洩有餘防
不足以通利漕運輓旁灌田千餘頃今所謂平津堰
者也云利輓旁是高郵州志謂唐李吉甫慮漕渠庫
下不能居水乃築隄名曰平津堰即官河隄郡國利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三

欲寬過齋校刊

病書謂寶應運河隄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即唐
李吉甫平津堰則又以今之高寶運隄為唐之平津
堰推原致誤之由總由於唐書李吉甫傳未加體會
致有斯誤按新唐書李吉甫傳元和中為淮南節度
使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謂于高郵築
塘以溉田也又云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闕以
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此又是一事謂揚州漕
渠庫下置堰以平水也新唐書地理志高郵有隄塘
溉田數千頃元和中節度使李吉甫築亦謂於陂塘
築隄非謂運河隄也

今富人固本二塘皆無可考然
總在高郵湖西以凡高郵寶應

諸塘皆在湖西也

舊唐書李吉甫傳又於高郵縣

時高郵未升為州

築隄為塘溉田數千頃人受其惠是亦以吉甫所築者塘之隄非運河之隄也唐書所敘吉甫築塘設堰二事至為明晰後人未加詳覈見吉甫於高郵築富人固本二塘以為平津堰在高郵見有築隄之語因以平津堰即高郵運河隄不知唐之漕運高郵寶應一帶皆由湖運實未嘗有湖隄宋史真宗景德三年李溥因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令漕舟東下者載石積為長隄天聖間張綸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光宗紹熙五年陳損之創立隄堰自揚州江都縣至



揚州水道記江都運河

卷一

三

欲寫過齋校刊

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於是始有西隄安得以唐之平津堰為即今之運河隄乎劉寶楠寶應圖經謂平津堰乃攔河蓄水以濟漕運當在江都境內非高寶湖隄是也吉甫之作平津堰以平漕河之水亦非止一處觀於喬惟岳謂建安北至淮滌有五堰見宋史喬惟岳傳則唐之置堰必非一處儀徵舊志云堰河在東翼城外與蓮花池通即今東關裏文山祠前河闊處又云歸水河一名澳河在堰河稍北唐李吉甫廢牖置堰治陂塘洩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是以儀

徵東關之堰河卽唐之平津堰今去古旣遠雖不能確指平津堰的在何所然按食貨志于太子港勾城湖愛敬陂下卽敘平津堰則此堰去勾城湖愛敬陂不遠決非今日之高寶運隄也

又按食貨志云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則太子港陳登塘亦在三十四陂之中陂卽塘也陳登塘爲五塘之一旣在三十四陂之內則勾城小新上下雷塘亦必在其中元和中李吉甫於高郵築富人固本二塘則三十六陂矣宋史熙寧九年劉瑾言高郵縣陳公塘可新置濟運按宋錢沖之修陳公

塘奏云其塘四周百里東西北倚山爲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壘成隄以受啓閉是其塘最大界遠接乎高郵故劉瑾言高郵縣有陳公塘也李孟傳重修陳公塘記曰岡勢峻昂環汊三十有六畢匯于此故停漫涵蓄爲利不貲利病書言用水宜有節在揚則有陳公塘以收三十六水之利是又以環汊三十六水畢匯于陳公塘祝穆方輿勝覽云江都有三十六陂引王介甫題西太乙宮壁詞三十六陂春水今時代旣遠不能確指三十六陂爲何處然以食貨志所言三十四陂陳登塘居其一可以得其略矣自塘制

失修時水暴至不能節制匯而爲湖蔣之奇題高郵東園詩三十六湖水所瀦其中大者爲五湖以諸湖所受者三十六汊之水故言三十六湖元袁桷過高郵湖詩七十二湖春浪濃亦以高郵諸湖受天長六合七十二湖之水非謂高郵有七十二湖也

舊唐書王播傳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旱卽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閘門西七里港開河東向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新唐書地理志寶曆二年揚州江都漕渠淺輸不及期鹽鐵使王播自七里港引渠東注官

揚州水道記

卷一

旱

欲算過齋校刊

江都運河

河此邗溝運河由城南引江水濟運漕船不復由城內官河之始

按方輿紀要江都縣七里溝在府東北十里亦曰七

里港從府北

北字誤當作南

閘門外古七里港開河而東雍

正揚州府志云七里港在城南十里一名十里港嘉

慶新志云江都志作東北十里考播傳當誤然揚州

府舊志謂在城南十里者失之唐時城尙在西播傳之城南乃今城之西南也郡國利病書謂七里港河在城東北十里其誤與方輿紀要同其謂十里港通揚子江得之播蓋引江水濟運也利病書又謂七里



港乃唐長慶間節度使王播所開則尤爲謬誤播爲淮南節度使雖在長慶時而開七里港實在寶曆二年復領鹽鐵之後唐會要寶曆二年正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城內舊漕河水淺舟船澀滯轉輸不及期程今從閭門外古七里港開河東向屈曲至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長十九里與新舊唐書合會要言揚州城內舊漕河水淺舊唐書言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早卽滯漕船是七里港河未開之先漕船皆由城內官河行走杜亞貞元四年爲淮南節度使新作西門疏勾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是也昔人謂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聖 欲寬過齋校刊

隋唐舊城風水完聚而勾城上下雷塘迤邐合流脈絡通貫舟楫四達

明張寧開濬揚州市河序文

漕舟藉小新上下

雷塘之水由槐家河淮子河出茱萸灣所謂舊官河也大歷以前江湖至揚州郭無假于塘水濟運李紳入揚州郭詩序云潮水昔通揚州郭內大歷已後潮信不通李頎詩鷓鴣山頭片雨晴揚州郭裏見潮生此可以驗惟其潮信不通故城內官河淤淺杜亞所以疏勾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也貞元四年至元和三年纔二十年而漕河庫下不能居水李吉甫於是築平津堰以爲之節而漕流遂通然食貨

志謂漕益少江淮米至涓橋者纔二十萬斛寶曆二年王播領鹽鐵使上距貞元四年杜亞爲節度使時纔三十九年而城內漕河又苦水淺不得不思變計此王播所以開七里港河也閘門在唐江都縣城南韋應物有喜於廣陵拜覲家兄奉送發還池州南出登閘門詩卽此閘門也七里港又在閘門西南通揚子江播於七里港開河東向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出茱萸灣自是漕河始由閘門外不復由城內舊官河矣方輿紀要禪智寺隋故宫也寺前有橋跨官河上楊吳時徐知訓與主隆演泛舟濁河繼又賞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聖 欲寡過齋校刊

花禪智寺濁河卽官河矣播傳所謂禪智寺橋卽寺前跨官河上之橋也唐自中葉以後江淮漕米至京師者纔二十萬斛而江潮不通漕渠屢塞自播開七里港河之後至文宗開成二年甫經十二年而揚州運河又竭事見唐書統觀唐代揚州水利惟有築塘以瀦水開渠以行水設堰以節水其時止患水少不患水多杜亞所築之隄專爲藉塘濟運而設至高寶皆由湖運無事隄防而志書以揚州運隄始于李吉甫且謂吉甫之平津堰卽江都高寶之運隄胥失之矣陸朝

璣江都縣志平津堰卽運河隄又名漕河隄北逕高郵寶應西逕儀徵南逕瓜州紆迴二百餘里其誤與

利病書高郵
州志諸書同

揚州水道記卷一終

受業儀徵吳養源校字

揚州水道記
江都運河

卷一

三

欲寡過齋校刊